



## 察察有理

赵宾,女,1970年生,网名“凿冰煮雪”。通川区中医院内科医生,曾经的文青一枚。从医20余年,感悟颇多,常思述之与人,言之不尽泄于笔端。把自己所思所思所悟用文字表达出来,和朋友们分享快乐,分担忧伤。

## 帮妈妈提水的儿子

其实,宇宙间每一年都一样,日子寒来暑往,四季更替;每一天也一样,太阳东升西落,昼夜往来。只是人类历史发生了特定的事件,某一年某一天就有了留传于世的记载。而对于芸芸众生的平凡人,历史的记忆是模糊的,身边的记忆才触手可及。

于是就有了毕业纪念、结婚纪念、生日纪念等等,对于一个家庭,孩子的出生是最难忘的日子。很多人的时间记忆,是以孩子的年龄、事件为参照物,比如有人问你这套房子啥时候买的,你想想说好像是孩子刚读小学,应该是××年;有老年患者来看病,既往有个手术史,歪着脑袋想:哎哟,那有几十年了。扭头向老伴求证:好像老大那那年才工作。

普通人家,孩子的出世超过任何事件,特别是女人,特别是独生子女这一代,孩子的到来,有了血脉延续的神奇。所以赵医生对儿子的稀奇,一则秉承了父母对子女的溺爱,一则儿子在长大的过程中,哪怕是和他气急败坏的争吵,到后来都变成好笑的回忆。儿子就这样长成了让我满意的帅小伙,虽然稍胖一点,但更温暖心实诚。

假期,儿子和几个孩提时的伙伴,约在

一起,看他们高矮胖瘦俨然成年人的模样,心下叹息时光无情。和他们交流,一个孩子对父母当年的严厉,依然耿耿于怀,言谈中有令人担忧的隔阂和怨气,劝解他,他便言辞犀利地驳斥,我缄口不再相劝。

他们离开后,儿子问我,平日和他辩起理来滔滔不绝,甚至强词夺理,不达目的不罢休,何以劝说朋友的时候,就显得词穷技短、仓惶收兵,完全不是我的风格。我问儿子,你觉得那朋友对父母的态度对还是不对?儿子回答肯定不对。

我给儿子解释:首先只听他的,是片面之词,不知他的叙述中,有无扭曲夸张甚至虚构的成分,不足为信;其次,他不是我儿,事不关己就容易置身事外;最后,你们这个年龄,很多事情还没经历,如同不可与夏虫语冰,争辩起来徒劳无益。

儿子不解,我还还记得“一年有三季”那个故事吗?两人争辩,一曰一年四季,一曰一年三季,求孔子裁判,孔子曰一年三季。旁人不解,孔子:身居绿,乃蚱蜢,春生秋没,何知冬乎?与争,明日不能已也,益乎?你们这年龄,可不就是刚刚经历春夏,尚不知秋冬,须得等到一定年龄,方知秋冬

之严酷,始悟父母之远虑。

儿子旗帜鲜明地站在父母立场,很是令我欣慰。没有多少父母,愿意等时间来验证自己的良苦用心,而耽误了享受孩子青春的活力。假期里,儿子像只辛勤的蜜蜂,忙忙碌碌改造家里的智能设备,灯光、空调、插座、电饭煲,凡他能想到的都一一改装,进门:小艾同学,开灯,出门:小艾同学,关灯,着实方便。

五一假期,问一个90后回家不,90后说回家干嘛?回家干嘛,回家看看父母啊。儿子说30号晚上都要上课,1号回家3号有安排需离开,假期就不回来了。我幽幽道:爸妈每周五到成都,星期天回来,跑了六年。儿子便赶紧表态:是哈,那我还是回来。

父母为了孩子学业,可以放弃工作,陪读伴读;或者父母生病衰老,子女停止忙碌,病榻前服侍。难道,非得一方弱小,一方强大,弱者对强者需要时,才去守护,而在双方都岁月静好时,各行其事,反而忘记陪伴?所以,我本着在儿子的单身日子里,多见一次是一次,等他有了自己喜欢的人,才不得陪我吃饭、看电影,帮我做家务,教我玩游戏呢。

家里的电脑、手机等物件出故障,我都第一时间求助儿子,小伙子在这方面实在能干,听我叙述,基本能帮我解决问题。我便想起小时候听“三个儿子”的故事:三个妈妈河边提水,说起自己的儿子,一个说儿子聪明,一个说儿子唱歌好听,一个妈妈说儿子没啥特别,迎面跑来三个孩子,一个翻着跟头,一个唱着歌,一个接过妈妈的水桶,提着走了。我觉得儿子便是那第三个孩子。

母亲节,满屏是子女对母亲的祝福,是孩子们送妈妈的礼物,儿子图简单,发来红包,我随手截屏,发给儿子看别人的娃,儿子便回个笑脸:晚上视频。想想,我因儿子成为母亲,我快乐他功不可没,嘱咐老公给他寄自制咸鸭蛋,顺便写文章一篇,同乐!同乐!

## 代课生涯

□胡笑兰

1983年,高中毕业的我来到了一个叫石婆的地方。清清池塘,水草摇曳,一条沙石小路依着她,蜿蜒着伸向校园的石拱门。就这样我走进了代课教师的行列,这段经历像醒目的路碑,伫立在我的人生旅途。

那是一个乡办初级中学。周遭水田坡地,丘陵起伏绵延,自然的墨点染四季的颜色,不留空白。绿树荫里,一溜溜平房,白墙红瓦,简陋但却干净齐整;黄泥巴铺就平展的操场,篮球架下奔跑的少年;乱石拌着沙浆的围墙,能看见石头好看的纹理,环抱着热闹静谧交响的校园……这一切都那么的原生美丽。

校长曾经是我的老师,深知我的所长所好。教程是跟班转的,于是,从初中一年级开始,我拿到手的课程表是两个班每周共十六节语文课,两节音乐,还兼任初三二年级政治。

摸着石头过河,研究课本,听课做笔记。我学着语文老师的样子,认真备好每一堂课,课堂板书在备课时设计好。那年我才十九岁,年轻记忆好,那些课件便熟练于心。

“叮铃铃……”第一堂课的钟声响起,我挟着课件登上讲台。“起立!”班长清脆的声音里,台下,同学们齐刷刷站

起,更显出紧张里的庄重。“咚咚……”我能听出自己慌张的心跳。稳一稳神,偌大的教室静悄悄,一张张青涩的脸,明亮的眼睛里漾着希冀与信任,那是天使在微笑,这似乎给了我力量与鼓舞。我调整气息,让因为紧张而过快的语速慢下来,不知不觉便沉入语文教学的意境里。入与出、破与衡、环与链,师生互动……第一堂课的槛成功迈过。

而板书和批改作业时,我坚持用正楷书写,一笔一划都工工整整,绝不潦草马虎。

上课并没有碰到太大问题,头疼的是管饭堂的纪律。下课的铃声敲响,正长个子的少年人,带着自己的饥肠辘辘冲出教室,饭堂外的队列排得老长。逢着男老师值守,那排着的队伍有条不紊向前推进,波澜不惊。我值日时,那场面可就变了。那些调皮的男生起着哄,闹着,推推挤挤,队列不听话地扭成了麻花。我急得满脸飞红,额上沁出细密的汗。看着我手足无措的样子,男生们越发起劲了,但到了师傅打饭的窗口却是一个个中规中矩。我知道他们是在逗我了,逗我这个同样满脸青葱的老师,是另一种亲密的方式。

在教室里我是个老师,在课外更像

个邻家姐姐。

门缝里会塞进一封信,稚嫩的笔迹向我诉说着同样稚嫩的思想与困惑。宿舍门外常常出现一提兜红薯,一把青菜,不声不响的就放在那里……遇着星期天,我出门有事问有谁愿意住我房间呀,台下的女学生争着举手。若干年后,学生雪梅告诉我“胡老师,我和爱梅好喜欢住您的房间,干净的闺房,好闻的气息。您还记得那件毛衣么?鹅花色的,我和爱梅比划着,忍不住穿上毛衣,在房间里走来走去,得意的相互问:‘你看我像不像胡老师呀?’”那件在今天看来再平常不过的毛衣却在少女的心里留存着,唯有从那个年代一起走过来的我们才能懂。

“代课教师的编制越来越紧了……”几年后,教导主任在办公会议上的一番话让我作出了一个决定。尽管万般不舍,我还是参加了县里的招工考试。

走出石拱门,还是那条细长的白沙石路,我从这条路上来,又要从这条路上走了。晨曦里的池塘透着朦朦胧胧的美,身后静谧的校园在我模糊的眸里渐渐的远了。我悄悄地走。我怕面对那些相处了几年的孩子们,我会迈不动离开的脚步。

工厂上班是另一个不一样的世界,我时常会想起那教室,那些学生……那年的暑假,我还是去了一趟学校。“301、302班考得很好,全县排名第三。”似乎从我热切的眼里读出我最想知道的答案,校长告诉我。那一刻,我的心里是满满的欣慰。还好,没有误人子弟,校长当初也没有看走眼,于语文我还是有点小自

信的。

去年春节,我接到了爱梅的电话,说她们301班同学回校聚会,希望我能参加。那里有他们的青春也有我的青春,尽管那几天偶有小恙。但急切地想再看见他们的心念,让我早早的就到了。

站在饭店门前,我还是没来由的紧张,这紧张里挤满了喜悦,和当年的第一堂课是不一样的。包房里盈盈满座,他们也早早的就到了。

岁月经年,记忆像一面网搜罗着那些过往,那些一起走过的上学放学的乡间土路;那些教室里上课的场景……一切过往都变得清晰生动起来。同学聚会最为看重的是,那些年一起走过的年少时光,那是最青春最懵懂最单纯干净的年华。

见我进来,凝神的刹那,他们围了上来。三十年后再聚首,青春的脸因岁月的磨砺与沉淀,变得或丰满或儒雅或知性起来。似乎从这一张张生动鲜活的面庞,我们都能读懂读出彼此的故事。

同时被邀请的还有另一位老师。多年后,还能被自己的学生记起,这于所谓的师者是莫大的肯定。席间,大家一拥而上,叽叽喳喳似回到活泼的少年,朝着我齐齐地举起了酒杯。合影的照片似群星伴月,看看,是不是有那种被热情簇拥让幸福绕膝的感觉与感动。

一段美好时光,一张张兴奋的脸庞,一声声问候和道别……相聚的余味被携走在各自的忙碌中。感恩这一段代课教师的生涯,感恩这些学生娃娃,有你们,真好!